

巢經巢集

冊二

巢經巢文集卷第四

遵義鄭珍子尹

樗齋譜自序

丁酉七月

戴君者民也養民者衣食也出衣食者耕織也不耕則饑矣不織則寒矣饑寒
亂之本也飽煖治之原也故衣食自古聖人之所盡心也竟命義和爲此謀天
也禹八年於外爲此謀地也舜咨九官十二牧爲此盡利也湯武誅放桀紂爲
此去害也周公夜思繼日求善此之法也孔子孟子老於栖皇求善此之柄也
無衣食古今無世道也舍衣食聖賢無事功也自井田廢而食之路隘矣雖名
至治無干戈而已矣無災異而已矣豪富者無惡歲也貧苦者無豐年也爲食
之路隘也若衣之路則倍於古矣古麻絲葛而已今則中土之古終也西北之
毛也絨也其名不可勝數也而唯富人得是也天下率衣木棉也而十五猶僅
絨前也古之桑麻婦功也皆自爲自衣也餘始通易也雖王后亦親蠶織以供
天子冕服也今則男事也非爲衣也以謀食也故古之民上勸之而猶惜其力

也今之民不惜其力而惜其無地可施也故雖堯舜亦無法也有可衣食任自爲也今貴州之地十九山也田不足食居人也無吳楚齊秦利也櫛繭先郡守遺以食遵義者也今食者十之八矣有田者且食之矣皆櫛也但有山也皆可櫛也櫛則食矣但蠶也山人之山而亦食矣非一遵義也非一貴州也此譜之

所以作也

棉花元名古終見本草綱目木棉條下

母教錄自序

庚子八月

公父文伯之母曰君子能勞後世有繼斯言也天道人事盡之矣夫惟能勞而後能言勞歷觀古賢母如崔元暉家善果諸傳所載世隔千載聲口宛然心柔憂短何非此義固知捧帕而悲今古同焉矣珍母黎孺人實具壺德自幼至老艱險備嘗磨淬既深事理斯洞珍無我母將無以至今日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惟身受者乃心知耳而今已矣母子一生遂此永訣涕念往訓皆與古賢母合符同揆在當時聽慣視常漫不警勵致身爲孔孟之罪人母之不肖子今日欲再聞半言亦邈不可得矣天平痛哉爰就苦次摹摺而書到今凡得六十八

條仿李昌武杜師益談錄例錄成一卷匪獨備久或遺忘亦以見珍之爲罪人爲不肖者非母之不善教使然也

送潘明府光泰歸桐城序

辛丑閏三月

郡署內來青閣北隙地二十步許卽縣署右垣垣內卽香雨堂令以時賓讌聽斷於此去年庚子桐城稚青潘公來爲宰余時事郡乘客閣中每夜將半猶聞堂上與民決曲直聲乍溫乍厲如父兄於子弟也或夜夜然或就榻尙然余以此敬公之勤繼余於子午山買田一區作母兆後有林焉一無賴目若吉若主窮弱甚因祖中一冢脅奪其林兩氏遂構訟議者曰兩氏券皆故無專歸此判意與中分乎及質出券公怒擲無賴者曰是他券易今地以圖人者也衆視地名處果窟籠痕無賴樹領一一服求免罪出衆咸譖舌語是誠鬼神不及知官乃知之余又以此敬公之明余性簡且居艱中去年於公一二見見必道治遵義當若何我於遵義若何余退而笑斯之問邦人皆今日爲邦君大忌諱況迂疏狂漫若余者焉不防或一言誤公也然以知日夕求善治故如余者亦狼狽

若此宜其勤明若此也遵義庶治哉今年二月來謁公乃見卽告曰吾病矣祿何爲者請致文已再上當許我卽今歸閒或漸差獨念老矣無若斯民耳余聞而愕然然道皆是無以沮去志者唯唯退越數日公以送邑塾子於余招就飯辭不獲命乃之香雨堂食器用品物視他所者遠不似而酒數行飯數貳衍衍飽焉返而歎曰潘公非獨勤明已也知治本矣夫今之仕宦者當未膺任時纍纍然一舉人進士耳一旦得所憑藉乃衣必極四時佳者各數十稱始曰足衣食必調山海之珍錯始曰可食他一切物用視是而其妻子親戚素亦甘蔬而煖布者至是皆哆口不謂然縫人歲居庖甬旬易頤奴喉婢便唾盡官氣例以舊日截然兩人而三五相值聚語要無不豔譚某物某味之佳惡而其所譚者又大都非中州五土所產夫如是民焉不病豈能賣田園廬舍而來爲官哉欲惠斯民亦無暇焉耳矣記少時聞言者道蘇貨廣貨相詫極矣十年來乃盛尙洋貨非自洋來者不貴異今日英吉利卽洋貨所由來者也其於中國何如耶自去年擾穢海疆至今大半年積半天下兵力而猶未盡蕩滌是何由致之然

哉如公者其足發余感歎歎歎也今公果得請旦夕將去遵義余不敏不敢以
不和不成之聲偕邑人士歌頌治澤惟質言所以敬公者送公歸公歸余亦將
釋肩茲閣而去矣

重刻楊園先生全書序

辛丑冬

余成童之年舅氏雪樓黎公令桐鄉歸從受業乃始見楊園先生全集讀而愛
之後時舉見聞近古二錄中言行語同輩率以不見是書爲恨余亦恨僅有手
鈔節本去年任纂緝郡志多借人家舊藏書因獲先生全集莫君友芝同志友
也遂謀同節著書俸刻之越二年刻成敬維先生學之醇行之篤可爲法於天
下傳於後世前人論已詳矣其全書雷副使序朱教諭重刻本言蜀山草堂初
鐫板燬於火流傳者僅初學備忘訓子語二冊其言於都門見祝人齋編輯者
未知是鈔是刻亦未知視朱刻增減何如據朱識總目後云未鐫舊刻止詩及
近鑑二種知重刻卽蜀山堂本矣而顧棗厓彙刻書目載楊園全集文集十六
卷言行見聞錄四卷訓門人語三卷今朱刻文稿僅四卷見聞錄僅二卷答問

及門人所記當卽訓門人語尙少一卷特多問目一種餘皆同或葦厓所見卽人齋編輯者亦未可知今重刻一據朱本惟每卷刪改重梓姓名有確知誤處亦略正之蓋皆不敢自用私心也先生與何商隱書云近思錄之刻惡必人之寶愛但以昔日所見此書之幸與今日求覓此書之難度亦此心爲人心之同然耳珍不敏刻是集竊私淑先生此意至於謂總之斯人之徒不有益於此人必有益於彼人彼此均無益而我心可以無憾則非先生之學之量不敢作此言也以此得過見嗤笑亦非所及計已

古本大學說序

癸卯三月

大學小戴記之第四十二篇也漢河閒獻王后蒼所傳鄭康成所注今稱爲古本在禮記正義中至宋仁宗時特取以賜及第進士大學之單行自此始後明道程子以誠意章有錯簡遂移康誥四條湯盤四條邦畿三條次則近道矣後移瞻彼於戲聽訟三條次節彼南山後伊川程子則移康誥曰至止於信次知之至也後移詩云瞻彼至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命至則失之矣次爲天

下僂矣後而以聽訟條次未之有也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謂此謂知本爲衍
大學之有改本自是始朱子因之更考經文別爲序次以作章句是爲今本世
之童子啓口卽讀之於是漢傳古經變而爲朱子之大學而六七百年學者之
心不能泯然亦遂爭新角異而大學日多矣其最著者董文靖本退知止近道
二條合聽訟二條爲格致傳宋葉丞相王魯齋明車清臣方正學宋濂溪蔡虛
齋王守溪徐師曾劉念臺諸公並昌明其說鄭濟仲至篆書刻本行之幾幾與
朱子章句相伯仲以外崔後渠高忠憲李見羅季彭山郁文初諸改本咸自驚
獨見闕然一時餘紛紛益不可勝記至王順渠古本刪而改大學之禍極至豐
考功僞石經出而轉成笑柄矣是故王文成李文貞復古之功不可沒也今見
鄰水甘秩齋先生家斌大學說其書不別經傳分爲十章移瞻彼於戲二條於
此謂知之至也後移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於此謂知本後所謂修身以下
章次並同朱子又一新異本也詳其說直切明易無穿鑿糾纏之私而文頗繁
宥節裁十之五六付其族姪雨施大令刊本成一家之言顧念漢傳古經舊矣

如先生之說使仍就古本故次則既不蹈董文靖後諸儒欲復古而反亂古之
譏而於文成文貞之書大義復不相乖忤不尤善歟焉得起先生而質之

甘秩齋黜邪集序

癸卯五月

唐宋來闢佛者二傳韓諸子闢其行者也程朱諸子闢其言者也佛之行背倫
棄常廣張罪福以資誘脅禍僅足以亂天下至其言彌近理彌大亂理力足使
命世賢豪甘心納身爲夷狄而猶揚揚曰大儒而終身不知則禍且亂學術矣
學術正天下亂猶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學術亦亂而治具且失矣程朱諸子之
言佛也抉摘隱微剖析近似使不得絲毫與吾道亂厥功鉅哉顧世之信佛者
十而九皆浹肌淪髓於口耳之佛徒爲禍福死生所震嚇耳究於彼氏之粗淺
未聞也又烏識其與吾道判幾希者乎是故傳韓諸子闢佛之文能使讎佛者
志益堅氣益壯信佛者口雖強而其色必赧赧然蓋止就其亂天下之易知者
闢之故無論智愚皆足以醒天良生感悟功又詎出程朱下哉然而爲程朱更
難矣唐之時儒自儒佛自佛僅闢其行卽足壯斯人之尊聽不俟究其言也至

宋以後佛假儒爲佛儒尤亡儒以培佛程朱更暇論其行哉亦各因時致力也
噫夷言夷行之日增狡譎顧卒不能肆其毒以易中國君父之教而彼氏反就
衰者非唐宋諸儒之力歟謂空言果無補歟鄰水甘公家斌性剛介絕俗嘉慶
初由詞館歷大理寺卿老歸教於鄉自集平生涉佛文字名曰黜邪余獲其橐
讀之或莊論或詰辯或喜笑怒罵隨筆暢書件足懲感歎其有傳韓程朱之遺
也因刊翦複纏次爲一卷付其族子岱雲大令鋟以傳之嗟夫佛教於今衰極
矣然終不能芟絕之者欲人其人廬其居其人其居先無所歸而人之居之者
又不能甘也欲火其書而學士大夫又先不能舍也將焉得而芟絕之能使其
行不亂周孔之行其言不亂周孔之言斯已善耳余於斯集尤願爲口強色赧
者詔也故書於其端

訂漱浦舒氏六世詩稿序

丙午十月

舒鹿門其鏘者卽集中紫峯之弟也以秀才持筆研食於遵義其人魁而修雍
然而毅幾五十暇且喜讀書仿唐楷入室教子聲厲聞於外出則由由而不自

失歲丁酉余始交之嗣同客郡署以余爲粗有知者呼兒自其家盡負其先世遺稿以來屬規定余曰詩果足重乎哉欲知其人藉以見其聲臭而已爲子孫尤當常見祖父之聲臭也子如是固宜鹿門乃鈔余揭者屬覆之余曰詩又在多乎哉多而且美善者一代蓋不數人此數人亦不出於一家而與並時者或有詩焉或無詩焉有詩愈得以想其入子孫得藉見祖父聲臭以追武其爲人足矣子如是固宜因存篋中歷四年矣今秋移居墓下務閒輒篝鐙勘之定爲四卷持復鹿門曰令先世之聲臭盡在此矣其格致雖不同要同具忠孝勤慤之氣是乃所以世有詩存也爲子孫能同具祖父之氣詩之存獨此六世乎哉然又獨詩乎哉因識此事首末亦以見鹿門之爲人也

寶言堂家戒輯聞序

壬子五月

家戒輯聞一書錢塘王氏雲廷初以聞之祖父者撮爲戒五十則揭之宗祠壁閒後又采輯前言往行附各則下使其子弟奉爲法鑒者也其書成於雍正乙卯後十一年乾隆丙寅始刊行之又後十五年庚寅湄潭治可鄒公家理訓導

鎮寧於州牧湖北劉公岱所見此書乃假歸捐俸重刻卽此本也其存版不知何自賸予同邑及門張生正鐸家道光己酉生以其版多缺失遂舉以歸經巢余方飢驅顧饔飧不及未暇整繕也今年夏始克補就唯勿怠廢先祀一則末版搜得舊印都闕遂無從補俟他日訪獲足本完之因記著此刻之始末如此至其書之言五十則者洪纖表裏靡不出盡讀者以爲脩身保家當如是否在即其天良之感發而自得之無俟贅及云

千家詩注序

壬子六月

宋劉後邨千家詩選世弄家聞尙有其書顧未之見也俗閒行者爲詩僅百二十五首作者僅八十人而亦稱千家詩不知鈔自何時何人其所錄率律絕明易無艱棘之作以故城郭邨僻書兒自誦四子以上尠不讀者卽婦人女子亦往往都能傳記詩選之在南中蓋未有膾炙如此本者也然其於唐宋名大家載不及小半當讀之詩更不及百分之一斯已若鄧林一枝丹穴片羽也已而猶然徒口讀之曾不識一古人曉一古事知一託興攄懷之所在雖成誦如流

水何益舅氏黎雪樓先生之言詩神明於古人南中未有或之先者前三十年既以詩法授珍輩內外兄弟而二三幼者課暇輒拈此令誦之隨卽校之注之細書四旁以與講說珍亦時耳於側故得聞所以校注之意甚詳先生謂一代名碩多不過數十人其道德文章師百世者固宜俎豆奉之卽但論文章爲世不廢亦後人師也而舉不識其爵里字諡甚至一啓口輒呼其名後來學問不尙淵源未必非輕蔑前輩之故得盡罪子弟乎夫有所受之也至于子弟所讀先入爲主不正俗本之誤後將轉以正本爲非若各大家詩無一字無來歷字句苟一說卽了必繁曲引證反膠泥其聰明至本事本旨不稱載前說又無以引其靈悟而鼓舞其幼志使知世閒書之當讀者多此其爲童子計思卽是粗選誘之入於高明宏達之途者用意最爲切至珍欲持公之初學久矣去年先生以貳守歸里方手抄是冊授諸孫乃請於先生曰古人致仕老鄉里大夫名父師士名少師而教學焉今先生於鄉父師也論教子弟作詩此注何足盡然譬之欲令泛海當由門前之谿始且天下事卽衆趨者而順導之則易爲功也是

注也既善且稿定盍卽以教鄉子弟先生不我拒也爰與諸內弟勘而刻之而書先生所以校注此選之意及珍欲公之初學之私如此云

邵亭詩鈔序

壬子九月

段誠之云詩非待序而傳也余謂作者先非待詩以傳杜韓諸公苟無詩其高風峻節照耀百世自若也而復有詩有詩而復莫踰其美非其人之爲耶故竊以爲古人之詩非可學而能也學其詩當自學其人始誠似其人之所學所志則性情抱負才識氣象行事皆其所語言者獨奚爲而不似卽不似猶似也獨山莫君子偁之爲詩殆近余所云者歟當子偁侍貞定先生來吾郡校官時年才十二已岸然鄙夷俗學爲不足爲甫弱冠舉於鄉連試春官皆罷遂決意求通會漢宋兩學久之貞定與太孺人先後卒子偁以貧也畢屯夕於郡率諸弟讀書僦宅中歲藉塾脩以相生養薨衣淡齏時時不繼室人每閒壁交謫乃方埋頭蘸朱墨參考互校或拄頰擲管垂目以思如不聞及有檢書籍求售則不問囊有無一錢必不令他適故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祕冊

之富南中罕有其匹而其讀書謹守大師家法不少越尺寸余每舉形聲訓詁或一二說異許鄭處似之遽雖無以臨詰意顧不善也以子偁爲人若此則其制境之耿猶求志之專精用心之謹細非似古人之苦行力學者歟其形於聲發於言而爲詩卽不學東野后山欲不似之不得也雖然孟於韓陳於蘇猶賴之去纒僅一染耳子偁方強仕學日宏日遠靡底極余惡知今之東野后山者不旋化爲退之子瞻者耶自子偁來吾郡卽兄視余今又姻也交三十年知獨深其詩自道光甲辰以下八年者余爲刪次以存故論所已至者以爲序

播雅自序

癸丑三月

余束髮來喜從人問郡中文獻得遺作輒錄之久乃粗分卷帙名曰遵義詩鈔弃篋衍有年矣屢欲整比鋟行之無資且不暇去秋在行省見前輩唐子方方伯方伯謂鄉里耆舊其行義文采已多無傳賴有此不宜更闕手刪費屬歸爲之窮冬多暇盡出前鈔重加去取復增新獲二三十家命兒子知同寫定計自明萬歷辛丑改流至今二百五十年閒凡得二百二十人詩二千三十八首次

爲二十四卷所登載不必盡工然纖佻惡俗則鮮矣更曰播雅奉方伯訂正而刻之皆仿元裕之遺意或因詩存人或因人存詩或因一傳而附見數人或因一詩而附載他文按及他事要据前鈔略備一方掌故體非選詩必可準繩亦非徵詩必後人數觀者諒諸一人之力耳目難周創難爲功苛詈匪恤補遺糾謬是所望於後之賢

偃飲軒詩鈔序

癸丑八月

余嘗過桐梓觀大婁山經其東南曾盤崔嵬蹙地隱天草木煙雲鬱鬱蒼蒼縣數百里莫測所蘊積意其窮深雄闊塞明裂坤他尊五岳之氣必有負璋抱者或外來或本產出其精芒光焰歌嘯恣肆乎其閒然後與茲山相稱乃歷歷數之青蓮居士龍章鳳姿噓吸六合會長流夜郎繼則玉山樵人驚才絕艷亦貶爲榮懿尉唐故縣並在今邑界中而兩人顧未至也宋景定閒有猶道明趙炎卯嘗與薦辟有時譽或曰是邑人也然皆無文章表見竊嘗怪之今閱吾友曉

峯趙君詩鈔於余所言與茲山相稱者乃始欣然謂若有可信曉峯生三歲而

孤幼隨其祖盞谿刺史官齊魯稍長復遊學吳楚閱習聞雅流議論多披覽藏書又尺寸謹奉節母蘇孺人教故能知身之所以貴倜然迴拔流俗狀短小如不勝衣而雅負氣好奇家雖貧非其人食之不可九試於鄉不得志而視世所津道取富貴者未之異也聞有佳山水及前人遺迹軼事率足訪手蒐忘乎險遠多有得於前載之外余曩緝郡乘桐梓一邑掌故悉以屬之近數年復自萃邑人韻語爲耆舊詩略其論記天事地道人物者別次爲桐筌都若干卷漆州文獻幾無遺者道光己酉余於綦桐閒之吹角埧得漢建安七年刻石摩挲考訂信知卽王東陽紀勝南平軍下所引古磨崖及姜維碑者而實爲婁秀發字原碑目之江州夷邑長盧豐碑爲洞庭以南蜀江以東無上第一古刻宋以來迄今復見實君之啓鐫導我力也事事有功於先民若是讀其詩可以知其人矣嗟乎曉峯少余六歲耳余論年未老而頽惰不堪料莫復長進以曉峯日澤以古發爲聲者又必出之極思苦吟卽已前所詣已令余不忍去手更閱數年知余所言與大婁相稱者乃真相稱矣德行問學夫寧有止境耶點勘畢書此